

誰在那邊唱歌？

誰在那邊唱歌？

陳真 2005. 4. 30.

虛長數歲，寫起經歷卻乏善可陳，一片空白，只有一項浴室唱歌本領。小時候更愛唱，少年不識愁滋味，浴室裏唱起歌來驚天動地，總幻想隔壁人家（正確地說是隔壁人家的女兒）聽了有感覺。但我出生在一個「反共抗俄、殺朱拔毛」的年代，能學到的歌不多，沒得唱時就唱《江山美人》或《國父紀念歌》。

最近劍橋上映陳凱歌的《黃土地》，裏頭有個「翠巧」（？）也特愛唱，但往往半夜偷唱，訴說苦悶。她爸倒不唱，前來收集陝西民歌的八路軍問為啥不唱，他說：「不喜不愁的，唱啥歌？」軍人又問，民謠成千上萬，哪記得住？翠巧爸爸說：「日子苦了就記住了。」

我對這兩句對白挺有感覺，心裏甜了苦了，說不出話來，於是唱歌。動物或許不講話，但顯然也會唱。

很多人討厭宋七力，但很不幸他卻是我的偶像，在所謂「智慧」上，全台灣我最佩服的就是他。記得出事時我還在台灣，對他在記者會上舌辯上百記者印象深刻。氣勢驚人，內涵深厚，簡直驚為天人，於是天天打越洋電話給已在英國的學姐訴說佩服。

我不知道別人究竟討厭他什麼，但我的確認為他是個有「智慧」的人，絕對不是個騙子。或者說，是個第一流的騙子；就好像第一流藝術家或最虔誠的宗教家肯定是第一流的騙子一樣，把我們「騙」進某個「世界」。

記得一堆儼然「替天行道」的記者把他圍起來，逼問他：「分身呢？分身呢？顯出分身來啊！」宋七力帶點嘲諷說：「你看不見我的分身應該怪自己，怎麼怪我呢？」「你的心沒打開，怎麼看得到分身？」

動物之歌似乎也這樣，很多哲學家老喜歡辯論一些傻問題，比方說「動物有無心靈？」。實在很傻；沒有心靈，哪會唱歌？如果你聽不到，只能怪自己，怎能怪動物？人家我都有聽到啊！

昨天在草地上看到一隻小東西，毛茸茸的（如圖）。



不知道牠怎麼了，大概是生病吧；我是路過草地時突然聽到牠的歌聲才注意到牠。手上剛好有相機，想拍張照，但牠似乎不想讓我拍，一直原地兜圈，不願面對鏡頭。

學姐在一旁催趕路，我一急，就跟牠說：「你是誰？讓我拍一下吧。」牠沒回答，依舊唱著歌。